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十辑



中共无锡市、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无 锡 市 档 案 局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 十 辑

· 内 部 发 行 ·

中共无锡市、县委党史办公室

无 锡 市 档 案 局

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

封面设计 陶士范
本辑编辑 王向东
杜 松

无 锡 革 命 史 料 选 辑
第 十 辑

无 锡 市 太 湖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字数 100,000 印数 8,000

1987年8月印 工本费0.80元

无锡市内部期刊登记证第二十号



万益烈士



钱振标烈士

4-71129570



江苏中学旧址



万方楼旧址

目 录

·回忆录·

- 关于宜兴党组织的建立和农民暴动……………史曜宾 (1)
- 从北伐军进驻无锡到农民秋收暴动……………陈枕白 (19)
- 我在江阴的早期革命活动……………王永根 (35)
- 回忆一九二九年无锡农村调查……………秦柳方 (45)
- 解放前夕保存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档案经过……………顾沛霖 (62)

·专题调查·

- 北伐军进驻无锡前后……………许浩良 (65)
- “江抗”三路的创建及初期活动……………田 柳 (75)

·革命斗争故事·

- 陈毅到江阴……………赵谷怀 (86)
- 大墙门镇遇险记……………马克强 (95)

·人物事略·

- 万益烈士传……………朱法铭 汤虎君 (98)
- 陈伯麒烈士传略……………朱法铭 (107)

蒋三大烈士传略·····	沈俊臣 (110)
宗益寿烈士传·····	董镇湘 (113)
钱振标·····	唐 麒 (121)
抗日救亡运动的坚强战士李伯敏·····	朱昱鹏 (131)
李伯敏给父母亲的信·····	(141)

·革命遗址介绍·

江苏中学·····	姚 珍 (143)
万方楼·····	姚 珍 (145)

·小资料·

我党历届代表大会公布的党员数·····	(34)
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部分组织代号·····	(74)
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战绩统计·····	(85)
史海点滴 (一) ·····	(61)
史海点滴 (二) ·····	(97)
史海点滴 (三) ·····	(120)
史海点滴 (四) ·····	(142)

关于宜兴党组织的建立和农民暴动

史 曜 宾

党组织建立前的情况

关于宜兴的党组织何时组建、何人负责，党的组织情况、党员和工作情况如何，可以肯定的，有以下几点。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中共为了发展革命的必要，为了帮助国民党，就把这任务担当起来，由已加入国民党的同志分赴内地创建组织，因此就有许多地方，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同时建立，甚至是同一个人负责了，只是中共组织比较严格有纪律，国民党的组织本就作为一个统一战线的各阶层联合机构用的，所以很松懈，往往是仅开上一张名单就算成立了。

当时宜兴社会上一般人士，也和其他内地一样，对国共两党分不出界线来，只知道革命党是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权是在广州。

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胜利直下江南，史汉清等在宜兴原来的县议会即四乡公所大门上挂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招牌。就这样，宜兴的国民党公开了。“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后，白色恐怖很快弥漫全国，宜兴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史汉清（以共青团员身份加入国民党）离开宜兴，国民党县党部的人也基本走空。县党部里只剩下一个听差（弯背的，后在十一月一日农民暴动中被反

动政权捉去枪杀，名字记不起了），连乡间各区的区党部也全没有人了。就是说，“四一二”以后，国民党组织都垮了。一般原来的封建地主豪绅——包括以×××为首的许多绅士、省议员、县议员、军政官僚，各区乡间的“大先生”又蠢蠢欲动，探头伸脑起来。之所以还不敢立刻露脸，只是由于他们过去只懂得皇帝和军阀，对蒋介石的脾气还摸不清，还得窥探一下。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国民党的垮，是由于史汉清的出走，其他的人因为自己也没有弄清，就跟着离开了。这说明了一九二七年初，宜兴原有国民党的思想情况。

当时正孕育着两种力量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新旧反动派，即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和新军阀蒋介石们开始勾结起来，而另一方面，是革命的力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刺激下逐步发展起来。

四月二十日下午，刚从上海回来的潘梓年、李膺谷和我邀同史乃康、吴曰信、汪明苏（汪茂遂）、汪子柔四人，在我家（补庐）集议，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二十一日下午，小组在原处开成立大会，会上每个参加者都宜了誓（誓言和入党的略同）。潘梓年首先讲了话，他在简述了当前形势，敌人的罪恶后，着重指出，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凡是真正有决心参加革命的同志，不能对敌人存丝毫的幻想，必须认识革命的艰苦性，斗争的残酷性。他用了一个比喻说，我们正如冬天下雪，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是必定可以看到大地银装，一片洁净的光辉世界的。但我们呢，就不一定每一个（参加革命者）到那时还存在，因为我们是接触大地的初雪，它很难成为后来的积雪一部分，也许它在落下时一接触大地时就融化在含有热毒的泥污里，也许压入下展不见

了。但大家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初雪，就不会有后来积成的灿烂。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伟大的志愿。潘梓年的讲话，大家很感动，每个人都红着脸，眼睛水汪汪的，心头很紧张、严肃，但又很舒畅、宽阔。七个人彼此间都感到无比的亲切，异样地体会到一种新人的滋味，连电灯的光都和平时有些不同似的。

当时推定我为小组长，潘梓年为宣传，李旸谷为组织，並设立了一本正式记录本，把各人的姓名、誓词、发言摘要和会议决议都记入册内。这本红漆面的记录本，一直由汪明苏保管着，到十一月一日暴动后，听说毁去了。

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了，但在七个组员中，只有潘梓年、李旸谷两人是正式党员，其余五人还未入党。当时，潘梓年把详情报告了中共江浙区委。五月初，我们接到中共江浙区委的通知。通知的内容是：批准小组里另外五人为中共正式党员；改马克思主义小组为中共宜兴县特别支部；指定我为支部书记，李旸谷为组织委员，潘梓年为宣传委员。

在组建初期，即五月初到五月底，党组织的情况如下：

扩大宣传——重点对象是教育界。

组织小文化团体——组成几个外围小组，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名字和数量已记不得了。

出了些不定期刊物。

调查找寻原有党员归队——宗益寿等都在这时回来的。

发展新党员——史宜宾、周哲同、潘海良、潘阜长、朱啸

同、史乃勋、李平大（李光时）、吴旆扬等十余人，都是那时加入党的。党员有了二十余人，成立了两个支部：特支会议地址设在补庐，即我的家里，每日下午开会一次。从此，工作逐渐活跃了。

掌握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六月初，国民党省党部派了两个特派员来宜兴清党。一个叫惠东升，一个叫任西萍。惠是黄埔生出身，在何应钦第一军北伐到杭州时当过团长；任是西山会议派的喽喽。这两人都是宜兴人，从小就外出，在家乡认识的人很少。国民党跑空了，竟无从清起，到了宜城两天，无从下手，第三天就来找我（我和任是小时的街坊）。他们来我家拜访，告诉他们的任务和困难，並说他们都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不能常在宜兴，要我帮助。首先要介绍一些人，搞起一个清党的班子来。我答应让我考虑一下给回音。当晚党支部委员开会研究，决定参加进去，把这一机构掌握住，作为我们的工具，並决定了应介绍的人。第二天，我回复了任西萍，並介绍了六、七人，其中除一个周再澄不是我们同志外，其他都是同志。任、惠完全接受了，立即发出了一个邀请单，把这些人请到县党部，向大家报告了组织和任务，就商定了人选。这样，宜兴县清党委员会，就以特派员两人，委员七人组成了。委员是：李觞谷（分管组织）、吴曰信（分管商民工作）、周再澄（分管农民工作）、史曜宾（担任秘书工作）。于是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委员会，在宜兴却成了中共组织掌握的革命工具。几天之后，任西萍去南京，惠东升回乡间，不久也去扬州做县长。清党委员会就完全是我们的了（时周再澄也去南京，农民部改由宗益寿负责）。

我们在掌握清党机构的基础上，多方面的开展活动，派干部

到各区国民党区党部清党，建立新的区党部。城区党由史宜宾等负责。把原来党员名册，全部整理审查，叫每一个人重新填表，据各区清党小组初步审定后，再由县党部委员会决定去留，把内中原有的地主豪绅一律除去，新增了一些农民干部和教师。

完全抓到了农民协会。由党直接领导，归宗益寿、蒋三大、史熙光等同志分头负责。积极筹建各区各乡的农民协会组织，发动了农民斗争。那时全县各区的农协都是在边组织边斗争中迅速成长的。斗争各地都有，最显著的如蜀山农民和当典铺的赔偿物质斗争等。

占领主要教育机构。县教育局局长由潘梓年当，这大大便利了全县教育界工作的安排和发展。宜兴中学校长由史乃康做，宜兴女中由李珣谷以原来教师的身份继续发挥作用。这便利了青年工作进行。宜兴从“五四”以来，青年活动是蓬勃开展的，但当时宜兴没有大学和高中，青年活动主要是旅外学生会。自宜兴中学创立，始有高中，成为宜兴最高学府。女中也是一个中心。

宜兴是内地，没有新型的工厂，整个社会一直是反动政权的势力（现被蒙住）；地主豪绅，现摸不清形势，意图拉拢当权，但在这样的清党和农民斗争下又吓得后退了；农民这一革命主力，经过农民协会的组织 and 领导，斗争情绪迅速高涨；教育界虽一直有些胆小，但它是农民以外最容易觉悟的知识阶层，且较集中（都在有系统的学校里），所以也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青年学生，继承着“五四”以来的传统，得着党的领导，形成了一支新的力量。至于商店老板，大都和地主豪绅分不开。店员本来是有参加革命可能的，当时我们忽略了，店员工作没有做好。

就这样，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县党部及全县农协、教育、

青年的主要群众机构，都被我党组织掌握了。一切的决策，就很容易贯彻，步调很一致，力量就显得很强。所以，尽管当时就全国讲都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宜兴的革命形势，工作条件，竟越来越好。

党的本身也迅速发展着：

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组织逐步扩大。共青团组织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党组织建立后，一月来的发展，真是如火如荼，省委又陆续派了特派员夏霖来协助，周倩伯、丁丁、戚惠农（女）三人来宜做教员，周、丁任宜中教员（周是党支部书记），戚到女中，实力更强了。

一个考验

正当工作进行顺利的时候，国民党却派冯澄如为清党特派员，带着周为群、张志和（中共党员）、冯达夫来了。到了宣城，却不即来党部，在外住了两天，大概看了看情况，认为要一脚踢开我们有困难，就邀李珣谷去谈了一次，表示他们愿和原来的人合作。征求同意，于是改组的结果，只是在原班人马外，加一个周为群任常务委员，张志和任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无大影响，略受掣肘而已。

突然一阵风暴来了，孙传芳内结张作霖，外勾英美，由皖、鲁突向南京反扑（即龙潭之役）。时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各部纷纷逃出南京，一批批由陆路逃过宜兴，形势紧张万分。中央党部的、省党部的逃窜队过宜兴时，还向党部搭起官架子，索取供应。原驻近畿的赖世璜（原江西军）一军也离开防地退来宜

兴，自由行动了。赖军二团到宜兴的第二天早晨五时，县长施方白就临时邀集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到北门“欢迎赖军长”，十多个人在那里听了赖世璜的谈话（党部是由周为群和我去的）。赖说：“局势紧张，我军不得不移转防地，但现在中央无主，我军供应无着，不得不就地筹措，以维治安，请绅商父老帮个忙，这是为了地方治安，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先借五万元，三天内缴齐，事定后由中央归还。”接着，县长施方白说话。他说：“请军长放心，去前线杀敌，宜兴是拥护军长的，我们将悉数税赋以供军用。这是为了社会的安全，谁破坏就是破坏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是由施方白拿出一张分担款项的名单，县政府一万元，商会二万元……县党部五千元。当时，周为群立起说，县党部本月支出还一无着落，那来钱。话还没说完就被阻住。施说：“你去筹划，不问这些。”周面孔都失色了。赖退席后，施又对大家说，军长的要求是急如星火的，请大家努力，这是有关全宜的安危，军队无饷，就将自由行动。为了宜兴人民的安全，我是外方人，尚且冒着万险在此维持，把县府所有现金一文不留都交出去了（赖在当时曾有除县府外所有现款悉数交来不得留匿语），你们必得照分派定额于三日来缴齐，交赖军长指派的何上校军需。谁不交齐就只能把这人交给军部去，到那时不要怪我。周为群和我回到了党部（那时县党部人也少了，冯澄如、张志和前几天就离开了；我们许多人都分派到各乡去了；李珣谷养病）。周吓呆着对我说：“这怎么办，我们哪里来呢？”我说：“想办法试试着，总可以对付的。”周说：“施和我们屡次冲突，现在借端报复，兵荒马乱，无理可讲，这怎么行，先生，我只好走了；以后一切只好请你全力支撑了。”我没有回答。

下午，周真的走了，县党部就全交给了我。这时，全城人心惶惶，晚间县府又召开筹饷会议，我去一看，连商会都没有来，徐遂初推病写了一个请假的条子来。施问我这怎么办？我说硬逼有什么意思，你已有了最后准备了吧！施听了，对我呆看了一下。

我从县府回到党部，就先去请夏迪吉来，得知县府四万七千元存款尚有四万三千元未动。我就再去请商会徐遂初和部顾六。徐没来，郁来了。我说，筹款的会非去不可。他怕被押，我告诉了他这秘密，他满脸笑容地走了。这天早上开会，军部的两个团长也来了，商会等单位的人也来了，大家不说话。我提议请军方暂退，由商会和县府具体谈谈，结果施无可躲避，答应把钱拿出来。每天送五千元，初步以三万元为度。六、七天后，整个形势总可明朗些了。当天就由徐遂初送了五千元去，是县府的存款。

这天晚上十二点钟后，顾尧庚突然来敲我的后门，见面就一脸紧张地说：“你快些准备一下，今夜就走吧！孙军明天天一亮就要到了，第一个就要拿你哩。”我说：“好，谢谢你。”顾就惊惶地走了。顾尧庚是过去漕总顾冠千的儿子，反动派士绅中一个小角色。现在反动豪绅又在暗中勾结军阀蠢蠢欲动了。他们象老鼠，要想“不战而胜”，想用这一手鬼把戏把我们吓走。为了对付这些东西，我们对全县各机构，凡是在我们掌握中的，都给了通知，叫大家必须沉着、冷静，照常工作，切勿擅离（半夜里发出去的）。三、四天过去了，龙潭之役孙军败退，赖世璜撤离，赖本人在锡被扣。这样一来，工作条件更好了。事后，周为群虽又回来了几天，但有些不好意思，终于推说立达学院要开课，把职务让给李畴谷代理就溜了。这样，国民党县党部又是清一色的中共的天下了。

三次群众运动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的宜兴暴动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它在江南能首先发难？原因当然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从七月到十月在党领导下的三次群众运动的胜利。这三次运动的发动，一步一步地把群众的革命情绪激化了。三次运动的胜利，把群众革命的信心加强了。武装暴动就是在这基础上发生的。

（一）教师索薪运动

宜兴没有大学，中学也只有三、四所，但各区各乡镇都有小学，全县总数二百余所，小学的教职员六百余人。他们是靠薪水生活的，每月的工资从五、六元到二三十元。要养活全家本来就很艰苦的，可是就连这一点工资，也不能如期领到，县政府常常把教育费看得最不重要，不照预算安排或移作它用。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全县教师积欠的薪水已达二三十个月，在党组织的发动下，掀起了索薪运动。七月的一天，全县好几百个教师整队向政府索薪。先到教育局，由局长潘梓年陪同到县党部，周为群吓得不敢出面，硬要我去。我同了队伍，到县政府门前，全队喊着口号，要求县长出来答复。施方白不敢出见，把潘梓年和我请了进去，施向潘问明来意，责怪他不应让大家来。且力言财政的困难，无款可发。并叫二科长出来把帐册给大家看，证明没有办法。我提出了几条意见，说：“今天是教师们对政府的行动，他们全体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我们应该负责，你现在好象对我和潘先生办交涉这就错了。现在，数百名教师集在门口。第一，你见不见；第二，答复不答复，怎样答复。这是首先应该决定的，请你告诉我们。至于我们的局长，今天不是教师的代表，而是党政的负

责人之一，由于群众来向我们请愿了，我们不管财政，不能答复，所以同来了。至于财政的困难，是事实，但不能叫教师想办法，也不能叫我们想办法，而必须请你想办法。所以你说：‘你们说有什么办法，我就照做’、这是不负责任的推托，我认为现在倒不是要求你立刻把欠费全部发出，而是县财政主管对教育费积欠负不负责任的问题。你负不负责任呢？”施是一个国民党特务，流氓性很强，被我这一逼，没法躲闪了，只得说：“政府欠教育费，使各位老师生活困难，事实不能负责，怎么办？”我说：“我们要求你负责，你是县长就要负责，我想你是一定要负责的！”施说：“办不到怎样负责呢？”我说：“办不到也要负责，那怕为此而辞职。”施说：“那么我就辞职。”我说：“这应该说是负责的表示吧！”施说：“当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施立起身跑了。客堂里我们由二科长陪坐着。大门口传来一阵阵的“我们要活，要养活老小！”“不要欠薪！把欠我们的还给我们！”“要县长出来答复！”“冲进去！”的叫喊声。不多时第一科科长出来了。他说：“我们总得想个办法，辞职总是一个消极的办法呀！”他又去把施方白拉了出来。施顿时变得和气诚恳了。他说：“好吧，大家为了事业，为了教育，我想现在先到火里去抓几千地方税发一发，在下学期开学前全数筹还。如办不到，我一定以辞职表示负责。”我把这个答复请他在会谈记录上签了字，就向群众宣布了，强调施县长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学期开学前把欠薪全部筹发，决心辞职以谢同仁。一片欢呼声，运动胜利了。

（二）农民抗粪捐斗争

宜兴县公安局以夏令卫生为名，出了一个布告，凡入城挑粪